

插图本

中国文学史

(2—4册)

插图本

中国文学史

(2—4册)

第三十五章 北宋詞人

詞的黃金時代——北宋詞的三期——三期的特色——第一期的作家們：晏殊歐陽修范仲淹張先等

——歐陽修詞的僞作者劉焯——晏幾道宋祁王安石——第二期的作家們：柳永蘇軾秦觀黃庭堅等

——黃庭堅的白話詞——賀鑄程垓等——趙令時王詵——女作家魏夫人——第三期的作家們：周

邦彥呂渭老向滄朱敦儒等——皇帝詞人趙佶與女作家李清照

一

熈寧俗文學的影響，在北宋的文壇上還未十分顯著；我們猜想，這些俗文學，敘事詩，民曲，俗文與變文等等，必已在民間十分的流行着，然而文人學士卻完全不加以注意，大多數的文人學士卻還在那裏長歌曼吟着流傳於他們的一個階級及與他們的一個階級

接觸最繁的歌妓舞女階級之間的詞，提倡着載道的古文與古來相傳的五七言古律詩。詞在唐末與五代，已成了文人學士的所有物，民間雖仍在流行着，然已染上了不少的『文』氣，加上了不少的雅詞麗句，離俗文學的本色日遠，換一句話，即離民間的愛好亦日遠，同時，他們卻幾乎爲文人學士的階級所獨占。他們的不能訴之於詩古文的情緒，他們的不能拋卻了的幽懷愁緒，他們的不欲流露而又壓抑不住的戀感情絲，總之，即他們的一切心情，凡不能寫在詩古文辭之上者，無不一洩之於詞，所以詞在當時，是文人學士所最喜愛的一種文體。他們在閒居時唱着，在登臨山水時吟着，他們在繁語密話時微謳着，在偎香倚玉時細絮着，他們在歡宴迎賓時歌着，在臨歧告別時也唱着。他們可以用詞來發『思古之幽情』，他們可以用詞來抒寫難於在別的文體中寫出的戀情，他們可以用詞來慶壽迎賓，他們可以用詞來自娛娛人。總之，詞在這時已達到了她的黃金時代了。作家一做好了詞，他便可以授之歌妓，當筵歌唱，『十七八女孩兒按執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這個情境豈不是每個文人學士所最羨慕的。所以，凡能做詞的，無論文士武

夫，小官大臣，都無不喜做詞。像秦七，像柳三變，像周清真諸人，且以詞爲其專業。柳三變更沈醉於妓寮歌院之中，以作詞給她們歌唱爲喜樂。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句，在詞的黃金時代中，詞乃是文人學士的最喜用之文體。詞乃是與文人學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喜唱的歌曲，換言之，詞在這個黃金時代中乃是盛傳於文人學士的一個階級及與文人學士的一個階級最接近的歌女階級中的一個文體。到了最後，詞之體益尊且貴，且已有了定型，詞的生命便日益鄰於『沒落』了。我們猜想，當時民間或仍流行着唱詞的風氣，非文人學士的階級或仍保存了或模擬着文人學士的唱詞的習慣。然而文的詞語已日漸的高雅了，詞的格調已日漸的艱隱了，詞的情緒已日漸的晦闇隱約了；聽者固未必深明其義，即唱者也只能依腔照唱而已，所以這一個時代的民間的聽詞者或已到了『耳熟其音而心昧其義』之時了。當時的人，往往譏嘲柳三變的詞太俗，然而那一位的詞人的詞，有柳氏的詞那樣的流行呢！柳氏的詞所以能够『有井水飲處，即能歌』之者，正以其詞之淺近，能够通俗。其實柳氏已太高雅，其音調雖甚諧俗，其辭語恐已未必爲當時民間

所能懂得。

綜言之，詞的黃金時代恰可當於『北宋』的這一個時期，到了北宋以後，詞的風韻與氣魄便漸漸的近於『日落黃昏』之境了。

二

北宋的詞壇，約可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柳永以前；這是晏殊、范仲淹、歐陽修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花間派與二主、馮延巳的影響，尙未盡脫。真摯清雋是其特色，奔放的豪情卻是他們所缺少的。他們只會做花間式的短詞，卻不會做纏綿宛曲的慢調；他們會寫『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欄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歐陽修踏莎行）；他們會寫『綠酒初嘗人易醉，一枕小窗濃睡』（晏殊清平樂）；他們會寫『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艸無情，更在斜陽外』（范仲淹蘇幕遮）；他們卻不會寫『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靄沈沈楚天闊』（柳永雨霖鈴）。

鈴，他們更不會寫『便攜將佳麗，乘興深入芳菲裏，撥胡琴語，輕攏慢撚總伶俐，看緊約羅裙，急趣檀板，寬裳入破驚鴻起。正顰月臨眉，醉霞橫臉，歌聲悠颺雲際。任滿頭紅雨落花飛，漸鶯鶯樓西玉蟾低，尙徘徊未盡歡意。』（蘇軾哨遍）

第二個時期是創造的時候，這一個時期是柳永的，是蘇軾的，是秦觀，黃庭堅的，但柳永的影響在當時竟籠罩了一切，連蘇門的『秦七，黃九』也都脫不了他的圈套。東坡的詞卻爲詞中的一個別支，在當時沒有什麼人去倣效，其影響要過了一百餘年後才在辛棄疾他們的作品裏表現出來。所以這一個時期，我們也可以說她是『柳永的時代。』（吹劍續錄說：『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比柳耆卿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按執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公爲之絕倒。』按此語大約指大江東去諸詞，其實東坡詞亦多綺麗雋妙者，不盡如大江東去之樸質的有若史論。柳永詞每諸於音律，東坡詞則爲『曲子內縛不住者。』然這兩位大作家，亦有一個同點，即二人皆注意於慢詞，皆趨於豪放宛曲的一途，這是他

們與第一個時期中諸作家的不同之點。又，第一期多用舊調，而這一期則多自行創作新調，以便唱歌。前期的諸大家往往非音律家，而這一期中的大家柳永便是一位深通於音律的人。所以他能够寫許多慢詞，他能够創許多新調。

第三個時期是深造的時期，也可以說是周美成的時代。在這一個時期裏，音律更爲注重，『曲子內縛不住』的作品已經是絕無僅有的了。新的歌調仍在創造，而第二期的豪邁不羈的精神則漸漸的不見了。綜言第三期的精神，可以稱她爲循規蹈矩的時代。第一期的清雋健樸的特質，他們是沒有的，第二期奔放雄奇的特色，他們又是沒有；他們的特質是嚴守音律，是日益趨於修斲字句，即在嚴格的詞律之中，以清麗婉美之辭章，寫出他們的心懷。他們實開闢了南宋詞人的先路。但在這一期的最後，卻有兩個大詞人出現，其精神與作風卻與周美成他們不同，這兩個大詞人是：皇帝詞人趙估，與女流作家李清照，宋徽宗詞近似李後主。清照的詞則回復到第二期的豪放，而不流入粗鄙，有第一期的清雋，而又具豪情逸思，實是這期最大的詞人。

第一期的大作家，當以晏殊，歐陽修，范仲淹，張先爲首，但他們的崛起，離五代詞人的最後幾個，已經是近一百年了。北宋的初年，東征西討，人不離騎，馬不離鞍，注意於詞者絕少。及曹彬，潘仁美他們削平了諸國，構成了大一統的局面以後，降王降臣奔湊於皇都，文化的事業大爲發達。又有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的編纂，似乎詞壇應該很熱鬧的了。然而當時的詞的作者，除了降王李煜，降臣歐陽炯等之外，卻沒有什麼新興的作家。我們與其以李煜，歐陽炯等爲盛代的先驅，還不如以他爲『殘蟬的尾聲』爲更妥切些。真實的一個大時代的先驅，乃是晏殊他們，而非李煜他們。

在晏殊之前，有幾個詞人，應一爲叙及的：徐昌圖，蒲陽人，宋太祖時守國子博士，後遷至殿中丞，他的詞不多，然如臨江仙之『殘燈孤枕夢，輕浪五更風』諸語也很美雋。潘閬字道

遙，有逍遙詞，「二」僅存酒泉子十首，皆詠杭州西湖的景色者，有幾首寫得很好。如「別來幾向畫闌（一作圖）看，終是欠峰巒」，「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寒鴉日暮鳴還聚」之類，皆可稱得起是「好句」。寇準的詞未脫花間的衣鉢，但較爲淺露。王禹偁在北宋初，乃是一位很重要的五七言詩作者，他偶作小詞，也頗有意緒，像點絳脣，可爲一例：

雨恨雲愁，江南依舊稱佳麗。水村漁市，一縷孤烟細。天際征鴻遙認行如綴。平生事，此時凝睇，誰會憑欄意。

錢惟演雖爲隆王之子，居大位，然而他的小詞卻甚爲動人，不失爲一位很好的詩人。他的玉樓春，「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烟波春拍岸……情懷漸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黃叔暘謂：「此暮年作，詞極淒惋。」但第一個大詞人有意於爲詞，且爲之而工者當推晏殊。

晏殊「二」字同叔，江西撫州臨川人。他是一個大天才，七歲便能文。『景德初以神童薦。召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庭中。殊神氣不懾，援筆立就，賜進士出身。』（宋史本傳）帝且使他盡讀秘閣書。每有諮訪，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問之。後事仁宗，尤加信愛。仕至觀文殿大學士卒。（991—1055）他的生平可算是『花團錦簇』的一位詩人生活。他卒後，贈諡元獻，當時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歐陽修皆出其門。性剛峻，遇人以誠。一生自奉如寒士。『爲文瞻麗，尤工詩，閑雅有情意。』（宋史本傳）有集二百四十餘卷。「二」然他的最大的成功，他的詩人的真面目，卻完全寄托在他的詞中。他的詩不足以代表他，他的散文更不足以表現他。他的珠玉詞「三」雖僅一百數十首，卻完全把這位『花團錦簇』，鐘鳴鼎食，侍妾滿前的『詩人大臣』的本來面目表現出來了。人生什麼都能够看得透，只有戀情是參不破的，什麼都能够很容易的志得意滿，惟有戀情卻終似明月般的易缺難圓。晏殊在這一

【一】見東都事略卷五十六，宋史卷三百十一。

【二】今存晏元獻遺文一卷，有四庫全書本，有宜秋館

彙刻宋人集乙編本，（宜秋館本附補編三卷）。

【三】有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

方面似乎也是深嘗着牠的滋味的。他的兒子幾道曾說道：『先君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但這話是不對的。『月好謾成孤枕夢，酒闌空得兩眉愁，此時情緒悔風流』（浣溪沙）『爲我轉回紅臉面』（同上）『且留雙淚說相思』（同上）『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鬢禪欲迎眉際月，酒紅初上臉邊霞，一場春夢日西斜』（同上）『東城南陌花下，逢著意中人』（訴衷情）『何況舊歡新寵阻心期，滿眼是相思』（鳳啣盃）『未知心在阿誰邊？滿眼淚珠言不盡』（玉春樓）『當時輕別意中人，山長水遠知何處？』（鳳啣盃）『消息未知歸早晚，斜陽只送平波遠』（蝶戀花）『濃睡覺來鸚鵡亂語，驚殘好夢無尋處』（同上）『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同上）『那堪更別離情緒，羅巾掩淚，任粉痕霑汗，爭奈向千留萬留不住』（殢人嬌）這些都不是『情語』麼？同叔之未脫這些婦人語，正足見其未脫盡花間派的衣鉢。貢父詩話說，『元獻尤喜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樂府。』他的成就的高處，確足以闖入延巳之室。

同時的詞人范仲淹。〔二〕其詞存者不過寥寥幾首，卻無一首不是清雋絕倫。仲淹字希文，吳縣人，大中祥符八年進士。仕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卒諡文正。（989—1052）有集，

〔二〕像下面的二詞，都是使我們讀之惟恐其盡的：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亭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蘇幕遮，懷舊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漁家傲，秋思

〔一〕見東都事略卷五十九，宋史卷三百十四。

〔二〕文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補編五卷，有藏寒堂刊

本，有四庫全書本，又范文正集九卷，有正誼堂叢書本。又范文正公詩餘一卷，有彙村叢書本。

歐陽修有六一居士詞。〔二〕我們在他的散文中，只見到他是一位道貌儼然的無感情的學者，在他的五七言詩中，我們也很難看出他是怎樣富於感情的一位詩人。但在他的詞中，卻不意將他的道學假面具全都卸下來了；他活潑潑的，赤裸裸的將他的詩人生活，表現在我們之前，『蓮子與人長厮類，無好意，年年苦在中心裏，』天與多情絲一把，誰厮惹，千條萬縷縈心下，『脉脉橫波珠淚滿，歸心亂，離腸便逐星橋斷。』（以上皆漁家傲）我們可想見他的戀情，也必是有一段苦趣的。宋人小說裏，因有永叔盜甥之說。王銍默記載永叔的望江南他說，『奸黨因此誣公盜甥。公上表自白云：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十歲。錢穆父素恨公，笑曰：此正學簞錢時也。歐知貢舉，下第舉人，復作醉蓬萊譏之。』此說在當時流傳一定很盛，所以許多人竭力爲他辨明。陳質齋說：『歐陽公詞多有與花間、陽春相混，亦有鄙褻之語，則其中當是仇人無名子所爲也。』羅長源說：『公嘗致意於

〔一〕六一詞有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又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三卷，及醉翁琴趣外編六卷，有雙照樓

詩爲之本義，溫柔寬厚，所得深矣。今詞之淺近者，前輩多謂是劉輝僞作。『我們看，在醉翁琴趣外編裏，有許多爲六一詞所不收的詞，很可怪，像：『更問假如，事還成後，亂了雲鬢，被娘猜破。』（醉翁集）『空泪滴，真珠暗落。又被誰，連宵留著？不曉高天甚意，既付與風流，却恁薄情！細把身心自解，只與猛拚却。又及至，見來了，怎生教人惡！』（看花回）『相思字一時滴損，便直饒伊家總無情，也拚了一生，爲伊成病』（洞仙歌）『纔會面便相思，相思無盡期。這回相見好相知，相知已是遲』（阮郎歸）這似和六一詞的作風，太不相同了。顯然是非出同一的手筆。當便是所謂劉輝的僞作罷。但這一類的詞，實在不壞，在花間，陽春裏，我們找不到那末真情而樸質的東西。假如果是劉輝所作，則他也當是一位大詞人了。或他僅是集了當時的民歌也難說。像六一詞裏的：

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處，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鈎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簾紋平。水精雙枕，旁有墮釵橫。

——臨江仙

和劉輝之作（？）較之，當然立刻便可見到其不同來的。

張先「一」字子野，吳興人，爲都官郎中。（990—1078）有安陸詞一卷。「二」先與柳永齊名。古今詩話載有一段故事：『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公曰：何不目之爲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捲花影；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而「三影」中尤以『雲破月來花弄影』爲最著於人口，其全文如下：

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記省。沙上竝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簾幕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天仙子

在先的小詞裏有許多句子真是嬌媚欲透過紙背，像『聞人話著仙卿字，嗔情恨意還須喜。何況草長時，酒前頻見伊』（菩薩蠻）『牡丹含露真珠顫，美人折向簾前過。含笑問檀郎：花

「一」見談鑰吳興志。

「二」安陸集一卷附錄一卷，有葛氏刊本，又有揚州詩局刊本，張子野詞一卷，有

名家詞本（粟香室叢書），又二卷補遺二卷，有知不足齋叢書本及彊村叢書本。

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剛道花枝好。花若勝如奴，花還解語無？『菩薩蠻』『密意欲傳，嬌羞未敢。斜偎象板還偷瞋。輕輕試問，借人麼？』『踏莎行』諸語，那一個字不是若十七八女郎之倩笑的。他亦間作慢詞，卻都未見得好。他有技巧而沒有豪邁奔放的氣勢，有纖麗而沒有健全創造的勇力，仍是第一期的詞人。

更有幾個人也可附在第一期中。晏幾道字叔原，殊幼子，監潁昌許田鎮。有小山詞，『二黃庭堅稱其詞，能『寓以詩人之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後來論者亦稱其詞聰俊，出入於溫、韋之間，而尤勝於大晏。程叔微說，『伊川聞誦晏叔原『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他是一個十足的詩人，所以『常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輕重。』雖因此不得在上位，而詞亦因此日工，像：

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賸把銀紅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鷓鴣天

〔一〕小山詞有汲古閣刊宋六十家詞本，又有晏端書刊本。